

张永军◎著
【长篇小说】

狼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狼 狗

张永军◎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狗 / 张永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99-2661-2

I.狼…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0482 号

狼 狗

著 者: 张永军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杨 黎

装帧设计: 金大侠设计·苏金虎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5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661-2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这部小说写的肯定不仅仅是东北狼狗，也不仅仅是以东北狼狗而独立成立的故事。这部小说主要写的还是人、写那些一生下来就具备东北狼狗性格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野性，他们凶狠，他们惊心动魄。

小说中这些人物所承担的一切，都是以他们的性格为出发点，去做他们喜欢承担的事、或者不喜欢也要去承担的事、或者不能不去承担的事、或者被动受制于他人被迫承担的事，这些人物做这些事是必然也是其“宿命”。

正是以上种种一定要去做的事，才体现了和宿命紧紧相关的“信任”。这个“信任”的特质，东北狼狗是一生下来就具备的。而这个“信任”的特质，有些人是不具备的。所以，在这部小说里，主要的主题就是“信任”和“宿命”。

也就是说，在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付出信任和收获信任。这就像东北狼狗一样，付出了信任才能体现完美的勇气。这也像铁七，付出了信任，才能拥有青上卫这样的东北狼狗，才能有好爷和李老坏这样的兄弟。当然，这也是铁七的宿命，铁七像狼狗对待主人一样对待吉了了，这种情感却敌不过一个误会、一次怀疑。这是铁七的错，却不是“信任”的错。同样的，这也不是铁七的错，却是“信任”的错。因为谁对铁七好，铁七就回报谁更好。这就是东北狼狗的性格。如果从性格出发去面对一切，去理解一切，那么不论什么结局都是正常的了。

所以付出信任不易，得到信任也不易。而且信任可以改变宿命，也可以使你走向“宿命”。所以，那二说：“咱们就要像狼狗一样，狼狗牢记着主人的好，也牢记着主人的坏，而主人呢？主人只记得自己的好。这是不行的。”

现在在我们的周围，人对人不都像主人对狼狗那样吗？你对我好我才能骗你，骗

你就像骗条狗。谁会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呢？谁不都在牢记着对别人的好吗？人啊，这真是不行的。

另外，这部小说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寻找”。寻找最珍贵的情感，寻觅最珍贵的东西。那二在寻找，寻找的是落叶后的“安宁”；铁小七在寻找，寻找的是最初的那口妈妈的“奶”；九兰在寻找，寻找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可以称为“家”的地方；吉小叶在寻找，寻找一个感觉，一个“强悍”的感觉；博一丁在寻找，寻找成为“人物”的时机。

而这些人，每一个都是具备东北狼狗性格的人，也像狼狗需要主人一样，需要找到一个“主人”，找到了，才安于守护。找不到就不停地寻找，直到找到。这种精神是个人的精神，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个纯个人的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带来的就是“宿命”。就像东北狼狗有了一个主人，它的命运就被这个主人掌握了。而人呢？人同样也会被自己“寻找”的这个“主人”掌握了。因为一个普通的人和一条普通的狼狗一样，只要活着，从来就不只是自己的事，只要活着，从来就没有自由。正因为没有自由，我们才需要付出信任和收获信任、我们才渴望被信任和去信任。如果失去了信任，那么不论什么，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所以高明的猎人说：“骗你自己也不要骗你的猎狗。”所以好爷说：“在你的一生里，你时刻需要像狼狗一样的伙伴，但你自己也要像狼狗一样。”

好了，让我们在这部小说里交心吧！

为方便朋友们阅读，现将小说中常出现的东北方言略作解释。

老鼻子了：形容很多、很长、很久。（例：“老鼻子年了”指很多年了；“老鼻子硬了”指太硬了；“老鼻子远了”指太远了。）

这疙瘩、那疙瘩：这里、这地方，那里，那地方。（例：“你哪疙瘩的？”指你是什么地方的；“上哪疙瘩去？”指上哪去。）

鸽子院、小抽子、老抽子：妓院、小妓女、老妓女。

赶山人：进山挖山参的人。（例：“碰上赶山人了”指碰上挖参人了。）

木帮：伐木、放排的人结成的帮派。头领称为把头。

地仓子：低矮的茅草屋（有1/4地下式的和半地下式的）。用土打（夯实）的墙，茅草压的顶。

目录

CONTENTS

写在前面 想说的话 /1

第一章 第一、第二、第四个主人的历史性会面 /1

铁七在李家街老绵羊羊肉馆里坐了很久了。铁七的桌子是张靠窗的榆木桌子，这是铁七的固定桌子。那时是下午，时间已走向黄昏。羊肉馆的外面还在飘雪……

第二章 两个好哥哥 /22

这时红羊回来立起眉眼，用十分怪异的目光看铁七，一双小拳头都握紧了，耳朵也支棱着听铁七怎么说。

第三章 跟你走 /38

铁七是半夜回到老绵羊羊肉馆的，铁七边拍门边往后看，还喘粗气，像是被什么厉害东西追赶。

第四章 山里的老窝 /82

要想要这样的已经有过主人的狼狗跟着你容易，要让它不离开你又自动忠于你，你就要对它比旧主人更好。

第五章 猎熊 /102

青上卫没迟疑，尾随老憨去了。老贼见了这个场面，爬起来，一副做小贼的样子也跟过去，在房山墙的转角处停下来，只把脑袋伸过房转角的墙看。

第六章 另一种宿命 /133

时节很快进入腊月了，铁七背上的伤已经好了。只是那四道伤痕像四道七八寸长的巨大红色蝮蛇趴在背上。

第七章 耳朵 /167

鸡叫之后，天亮了，铁小七却睡着了。铁小七的耳朵在天快亮的时候痛得轻了，铁小七才睡着了。

第八章 情与恨 /233

妖精就在这样的天气里，骑着匹红马，在夕阳将尽时，来到了大独岭。妖精似乎像来过这里似的，直接在铁七家的院门前下了马。

第九章 舞动的木棒 /281

一连几天，老绵羊羊肉馆的门总有人拉开就进来，往铁七生前的那张桌子上丢块龙洋或者大洋，再像林豹子那样拜一拜。

第十章 斗狗 /301

铁小七自从和铁小叶从大独岭回到红羊家，铁小七就叫了红羊妈。铁小七认为红羊是老七爸的第一个媳妇，他是老七爸的儿子，就应该叫红羊妈。

第十一章 柳哨的作用 /331

李老坏坐上马车也走了。林豹子告诉博一丁、都三翘随时可以去收赌场和鸽子院。

第十二章 复仇的记忆 /361

在一个飘雪的早晨，青上卫无病而终。也许，青上卫不是条最好的猎狗，青上卫在死前没像老憨、老贼那样跑出家门死在外面。

附录 小说中的地名 /392

第一章 | 第一、第二、第四个主人的历史性会面

狼狗是人类的最忠诚的伙伴，但狼狗没有主观性的分辨好坏与善恶的能力，服从于主人、对主人绝对忠诚是狼狗的天性。但狼狗的后天形成的性格特征来源于它所信任的主人。也就是说主人是善良的人，他的狗就是善良的狗；主人是恶人，他的狗就是恶狗。这就是说主人是什么性格，他的狗就会是什么性格。

1

在通化县城李家街的街上，顶着风雪走来一个骑一匹白马、牵着两匹红马的汉子。这个汉子进入李家街就吸引了许多好奇的、甚至冷不丁瞅他一眼吓一跳或愣一下的目光。这个汉子不是正宗黄种人，也不是正宗白种人，他是个二毛子。一条青毛狼狗不声不响地随在马的外后侧，冷静而又警惕地守着驮着马包行头的两匹红马。

这条青毛狼狗就是青上卫，是本书的主角。此时，它还不知道主人的旅行到了要命

的终点，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即将改变，更不知道它会遭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人……

那时，铁七在李家街老绵羊羊肉馆里坐了很久了。铁七的桌子是张靠窗的榆木桌子，这是铁七的固定桌子。那时是下午，时间已走向黄昏。羊肉馆的外面还在飘雪，空间就白晃晃地亮。铁七夏天来时是坐在桌前边喝老羊汤边看窗外的风景。现在是冬天，窗户被窗棂纸糊上了，从里往外什么也看不见。但铁七还坐在这里。

事实上，自从吉了了和红羊成了亲，当上老绵羊羊肉馆的掌柜，吉了了就对铁七说，老七，这张桌子、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来不来都是你的。

铁七看看这张被油水浸润得像幅水墨画似的榆木桌面，再瞅瞅吉了了和改口叫了嫂子姐的红羊笑笑，他没当真。

吉了了和红羊却都当真了。

铁七和吉了了从十几岁就结识了。铁七又通过吉了了认识了红羊，红羊和铁七同是属猴的，比铁七大几天，红羊就成了姐姐。从那时起，吉了了再不会被人时常揍得鼻青脸肿了，因为吉了了认了铁七当兄弟。此后的十几年来，靠窗的那张榆木桌子就是铁七的。有时，铁七大半年不来，那张桌子也会被吉了了擦得油亮亮的空在窗前。

可是，这次铁七来吉了了家四天了，也不去老城街找朋友，也不在羊肉馆后院屋里待着，而是坐在羊肉馆里不动，似乎一直要这样待下去。进羊肉馆的客人都用老羊汤泡上干辣椒喝着解寒气，铁七却老喝凉水还冒汗，还把豹子皮短袄敞了怀。

吉了了就担心了，这四天里，总是转着法地盘问铁七是不是有心事了。

每当吉了了这样问了，铁七就说一些去柳树河子、去辑安的见闻给吉了了听。吉了了问不出来就猜想，这次铁七有难处了。

在铁七喊木板凳再上碗凉水时，吉了了掉头进了后院和红羊耳语了几句。红羊的脸上也挂上担心了。红羊回到房里，从炕柜的最底层翻出一个兰花布包，布包里有三十块龙洋。吉了了接在手里掂了掂，摇摇头。

红羊说：“还有一百，是存着给老七娶媳妇的，都拿去吧。”

红羊又从炕柜边的一个角落里摸出一个长条形的白布包。那是一整卷一百块龙洋。吉了了用兰花布包好，抱着出来。这时夕阳将至，羊肉馆里暂时没人了。要在下

黑影之后，当地的人或是投了行脚客栈的人才会来羊肉馆吃席。

吉了了悄悄坐在铁七对面，把兰花布包放桌上，往铁七面前推推说：“老七，快回屋放褡裢里。先用着，不够我再想法子。”

铁七就一愣，想一想明白了，就动手解布包。

吉了了伸手挡说：“是一百三十个龙洋，财不露白，小心……”

铁七已经解开了布包，还像折木棍那样，抓起红纸卷包的圆柱两手一折，哗啦！龙洋落桌上几枚，有一枚还从桌上滚落到地上。

吉了了急了，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给你娶媳妇的，是你嫂子姐一枚一枚存的。”吉了了边喊边弯腰去捡滚到另一张桌子底下的那枚龙洋。

铁七开心了，嘻嘻笑着说：“这点龙洋有屁用。”

吉了了脸色变了变说：“难怪你小子在这疙瘩盘算这么久，难不成你真打算去劫李老坏的赌场？你以前说过的，别以为我忘了。”

吉了了两眼发了直，瞅着铁七发了阵呆，打个哆嗦又说：“不行！你不能去赌场打劫，李老坏通着黑白两道太有势力，林豹子又会玩命。你等着，我和你嫂子姐打个商量再整些龙洋。”

铁七就笑了，抬手揉鼻子。这是铁七的习惯，每一次打架或发坏之前铁七就要揉揉鼻子。

吉了了了解铁七这个动作，停下脚问：“你上次来说去辑安收了不少进账，还说在野猪河整蛤蟆。怎么的？收不了账？整不成蛤蟆？”

铁七说：“我没事。就告诉你吧，我这次来卖蛤蟆油，两百来斤蛤蟆油扔在后院了。约我来的买家是奉天省城人。我在等他来碰头，又担心白等，这事没成和你说你也着急，那多没劲。”

铁七虽然这样说，吉了了还是担心，铁七不是买卖人，是大独岭有名的猎人。整特色山货，吉了了怕铁七不在行。

铁七把龙洋收布包里往吉了了怀里一推，说：“快去，叫嫂子姐挖个坑埋上，最好埋在茅坑下面，那才叫财不露白。”说完哈哈笑。

吉了了摇摇头，抱着包裹回后院了。吉了了再回来，吉了了愣了愣，铁七把窗户纸扒个窟窿，眼睛顶上寒风往外看。听到吉了了走过来，铁七说：“省城的人迟了四天了，约好的日子没用。我可是带着十几口子，用了一个秋天，在野猪河掘了十几里的沟槽，才捉了几万只蛤蟆，才扒出两百来斤蛤蟆油。省城的人要不来，这疙瘩可没人给现洋吃进这些蛤蟆油。”

吉了了说：“是呢！这疙瘩没人给现洋。你来时不是说路上的雪快一尺厚了吗？我看省城的人兴许被雪堵路上了。老七别急啊！再等等。”

铁七不吱声了，似乎窗户上的窟窿不够大，用手又扒大了些，突然说：“来个杂种，真杂种，是个二毛子。男的，大个，那胡须，好看！骑一匹白马，拽两匹红马。还跟着一条青毛狼狗，没错！是条好狼狗。”

吉了了听铁七叫得欢，也心动了，凑上去看。铁七不让出窗窟窿，吉了了也抬手捅破窗纸扒出一个窟窿说：“在哪儿？真的，操他的！真是二毛子！这家伙来这疙瘩干吗？”

铁七用手肘碰碰吉了了说：“快去，把这家伙整进来仔细瞧瞧他的脸。”

吉了了说：“不用去叫，这家伙这不在这疙瘩停了吗？下马了，那狼狗真邪性，还知道用嘴接马鞭子……”

突然，铁七和吉了了的脑后来红羊的话：“这是怎么了？看什么呢？还整出两个窟窿？那碍事是吗？”

吉了了吓了一跳，还打一哆嗦。铁七没回头，抬手肘顶了下吉了了说：“这家伙说这样看风景方便，像回到夏天。”

吉了了掉头瞅着红羊赔笑说：“我糊上，我一会儿……嘿！我立马就糊上。”吉了了跑馆子里间去了。

红羊皱了下眉说：“臭老七就像个小屁孩，年过三十了也不找个媳妇。马家大姑娘挺好看的，你看行吗？人家愿意跟你去大独岭。这县城里的姑娘能答应去你那破窝可不大容易，人家就看上你的人了。我问了彩礼，我存的……”

铁七不耐烦地说：“去！去！留着给吉了了暖被窝吧。两条粗眉一张大长脸，嘴

上还长小胡子，那是女人吗？在大独岭一露头就得叫猎人当野猪打一枪。”

红羊一生气就没话了，在柜台后一屁股坐下喊：“吉了了，小丫头片子呢？这时候了还不回家你也不管管。”

吉了了在里间喊：“有不贪玩儿的小丫头吗？准和石小头在外面玩哪！”

吉了了用水浸湿张草纸又出来，贴在窗窟窿上了，冷风一吹就和原有的窗纸冻一起了。吉了了说：“我糊好窗户了。老七，那家伙进来了吧？”

铁七说：“进来了，青毛狼狗在守着马，真是好狗。”

红羊也好奇了，一双飘忽的眼睛向门口看。

门被拉开了，门帘被翻起，随寒风进来个身穿鹿皮短袍的二毛子。二毛子在门口跺跺脚，脱下鹿皮短袍拍去上面的雪，搭在左臂弯里；摘下狐狸皮围脖扫去头上的雪，再用甩狐狸皮围脖，才抬头看着发呆的三个人，二毛子的目光就被红羊吸引了。红羊和二毛子对了几目光，红羊的脸莫名其妙就红了。二毛子一米九的大个，黑发白脸，高鼻深目，唇上修得整齐的黑胡须，就是好看。

二毛子似乎见惯了好看女人看他的目光，而且一路行来，见过的女人当中，红羊不但是最好看的也是最有韵味的。红羊发黑脸白，五官都小，却十分别致，配上小小的椭圆小脸，细长的脖子，修长的身段，就具备了有别于所有美女的美。二毛子蓝色的目光就发飘了，眼睛里蓝幽幽的火苗就忽闪了。

吉了了早就见惯了男人看红羊的目光，以前吉了了不生气，还得意。因为红羊为了能嫁给穷小子吉了了，先和吉了了偷偷捣那事，等到鼓起了肚皮才和红羊爸翻牌。红羊爸就无奈了，红羊爸死前曾告诫吉了了，说吉了了这种身份，这种脾性的老实人娶红羊这种女人要做两手准备：一是日后准备睁只眼闭只眼当活王八，二是当心强大的男人杀了吉了了抢了红羊。吉了了当时说没事，说有准备。

可是，现在吉了了看到红羊看二毛子的目光却突然生气了。吉了了刚刚鼓起眼珠，铁七就说话了：“你哪疙瘩的？干什么狼似的看人？没见过女人？过来，我问你点事。”

铁七盯着二毛子顿了顿又说：“听懂了吗？过来！”

二毛子咧嘴笑了，一张嘴吓了铁七、吉了了、红羊一跳，二毛子说东北话：“给我整三碗老烧锅白酒，三斤白切羊肉，整八个炖烂的土豆。土豆要捣成泥拌上蒜泥细盐，再浇点辣椒油。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二毛子走过来向铁七弯腰行个老毛子那边的弯腰礼，铁七抬手请他坐下，二毛子把鹿皮短袍和狐狸皮围脖整理了，整齐地堆放在桌子的一角上，拉开条凳，坐在铁七对面，歪头瞅着红羊说：“她真美，像白天鹅！”

铁七揉了揉鼻子，扭头看红了脸的红羊说：“你看清了吗？她那脖子有那么长吗？知道吗？她像母豹子，你再看她一眼，你的眼珠就不再是蓝色的了。”

二毛子说：“不看了，不看了。夸奖东北男人的老婆美丽会挨揍。我知道，我的父亲就是东北汉族人，在沙皇俄国远东的军队里服过役，是管军马的军官。我父亲娶了一位白俄罗斯小姐，那就是我的妈妈。我父亲在临近黑河府的海兰泡有牧场。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新东北人。”

铁七愣了愣，心想，这家伙是个傻狍子。哪有一见面就亮家底儿的？就说：“难怪你会说话，原来你妈才是俄国老毛子。那你叫什么？”

二毛子侧头又瞄一眼红羊说：“我叫一夫，姓张，叫张一夫。我来长白山区整药材。初秋就出来了，现在往回走。”

吉了了也觉得张一夫挺实在，和木板凳给他上了白切羊肉、捣烂的土豆泥、老烧锅白酒，也过来坐下问：“你妈好不好看？”

吉了了的这句话问得挺突然，铁七和红羊都认为张一夫要发火。哪知张一夫神采飞扬地说：“我妈妈像金发天使一样美丽、一样高贵，追求我妈妈的男人从村里能排到镇上。我父亲经过几次决斗才娶到了我妈妈。我父亲的拳脚功夫好极了。”

吉了了嘿嘿笑说：“你爸找你妈还决斗？这不和狗在春天‘掉秧子’的时候一样吗？”

张一夫没听懂，歪着脸看吉了了想再问。

铁七插话说：“来！为你爸的拳脚干一碗。”

张一夫就高兴了，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酒说：“这疙瘩的水好，红高粱也好，烧

的酒就好，留回头客啊！”

铁七说：“兄弟，我问你个事，你能说就说，不能说就不说。来，我再敬你一碗，我这老哥的羊肉在这疙瘩是老字号，又纯正又地道，你多吃，这回我请了。”

张一夫说：“好！我和你争就是看不起你，就你请。你想知道什么就问吧。”

铁七问：“你整的是什么药材，这能说吗？”

张一夫笑笑说：“别人我不说，我就对你说。我告诉你，我只整熊胆和老人参干货，其他不好带的我都不要。”

铁七眼皮就一跳，收这两样东西一般都是现洋交易。也就是说，出来一趟总得随身带上几千龙洋。这家伙一个人敢整这活儿，看来这二毛子不是一般人：

张一夫又说：“我整这个已经快三年了……”

外面突然传来狗叫，吉了了说：“是不是有人偷你的货，我给你看看。”

在柜台里手托腮坐着、眨着飘忽眼睛想心事的红羊突然说：“你坐着吧，我出去喊一嗓子。”红羊就出去了。

铁七发觉张一夫不着急。外面的狗叫声更凄惨了。张一夫突然问：“在这里买一条死狗多少龙洋？”

铁七说：“我不知道，二三角总值吧。”

张一夫说：“那就买过十三条死狗了，一会儿送你一条炖着吃。”

铁七就在又一声狗的凄惨叫声之后突然明白了问：“你的狼狗已经咬死十三条狗了？”

张一夫站起，穿上鹿皮短袍说：“是啊！青上卫是我父亲培育的最好的狼狗，是最出色的伴行犬，和狗斗架是超一流的。你等我一下！我该出去赔龙洋了。”

这时，红羊变颜变色地进门说：“金大炮的两条破狗都叫他的青毛狼狗咬死了。青毛狼狗下口快得像闪电，一闪就下口。金大炮的大黑柴狗平时多厉害，这回喉咙被撕开还不知道受伤了，还往上冲，血滋红了一大片雪地才倒了。另一条大黄柴狗发了下呆的工夫肚皮就被青毛狼狗咬得破开了。青毛狼狗还像不是它咬的似的，掉头回来守那三匹马。”

铁七听了满脸兴奋，拍了下桌子，站起，跟着张一夫出去了。

吉了了说：“这下金大炮又要闹了。”

红羊说：“金大炮找茬你就揍他，要像老七上次揍他那样揍他，要不你就挨揍。你再像我爸忍他爸那样忍金大炮，我就和你急眼。”

吉了了拉一下红羊的手说：“这不是老七来了吗，老七来了脾气废了金大炮就糟了。上次打得太狠了，要结死仇的，你小点儿声。”

红羊说：“那我一会儿就浇油加火，让老七再揍金大炮，我一看见金大炮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吉了了知道红羊是在说笑，就和红羊一起走出去看。

外边的场面吉了了看了有点发愣。金大炮仰着脸看天，他身边站着四个身着老羊皮袄的汉子，他们都端着火铳。吉了了自然知道这四个汉子是木帮的人，他们一般在冬天伐木，春秋跑排。他们中间有原居民，比如满族人和高丽人，也有后来移民来的朝鲜族人，也有早期来东北的汉族人，是长期在鸭绿江沿岸山里讨生活的人。这些人每年总有几帮来通化县城购进些日用品。

金大炮为什么仰脸看天呢？原来金大炮带着四个木帮的汉子要对付青毛狼狗时发生了一个插曲。当时金大炮还说，先打死狼狗再找狼狗的主人。可是，吉了了和红羊的女儿吉小叶突然出现了。这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一看四条火铳对准了青毛狼狗，青毛狼狗嘴上虽然皱起了皮褶，但它不惊慌，也不叫。吉小叶却叫了：“啊！又打狗了呀！”

在老绵羊羊肉馆后墙根拉屎的石小头系上裤子跑过来，石小头没管惊叫的吉小叶，却一下冲到青毛狼狗的前面，张开双臂说：“金大炮，是你的两条破狗先欺负它的，你老叫你的破狗欺负别的狗，咬死的狗再被你整去下汤锅。金大炮你缺德！”

金大炮是个脾气很臭的高丽人，他做狗肉的手段却是当地一绝。在这一带，也只有老绵羊羊肉馆可以和老狗头狗肉馆叫号。这一羊一狗丰富了李家街的内容，相互又不矛盾，两家平日虽有小吵小闹，但都还说得过去。

金大炮被石小头说中了心事，金大炮恼了，抬腿往前冲，刚冲了两步就看到青毛狼狗突然站到石小头身前了。青毛狼狗的一双眼睛盯着的是他的脖子，金大炮想不到他能遇上一条不怕他的狼狗。金大炮会杀狗就懂狗，知道眼前的青毛狼狗挺邪性，抬手护住脖子喊：“哥几个，放火铳，连这小杂种一起整了。”

石小头掉头一下抱住青毛狼狗的脖子喊：“快喊老七叔，快！”

青毛狼狗挣扎开了，歪下脸看了眼石小头，又盯上金大炮。青毛狼狗也许知道石小头是帮它，才没有攻击石小头。养过良种好狗的人都证实，良种的狗天生就能分别出可信任的人和不可信任的人。

这时候，张一夫和铁七从羊肉馆就出来了，张一夫看了这个场面不紧张，他左手在腰间一摸，摸出一支黑糊糊的木柄短枪。右手一翻，将一块鹰洋丢向天空，鹰洋打着转飞上又下落时，张一夫左手短枪响了，砰的一声，鹰洋被击中又向天空飞去，落在挺远些的雪地上。

铁七抬手拍了两下巴掌。金大炮和四个木帮的汉子都发了呆。

铁七说：“金大炮，我给你个面子，给你五块龙洋赔你的死狗。你记得，再他妈用狗猎狗找便宜我叫你满地找牙爬着走。”

金大炮怕铁七，这才仰着头看天。

张一夫抬脚走向一匹红马，打开一只马包，从马包里抓出一把鹰洋丢在金大炮脚边的雪地上，再放好马包，笑着和铁七握手。但铁七、吉了了、红羊，还有金大炮和四个木帮的汉子都看到了张一夫的那只马包里装的都是鹰洋，看张一夫用一只手提起放下的重量，就知道有几百块鹰洋。这种鹰洋是境外流入的外国银币，和清朝光绪末年的龙洋、民国初期的大洋，在那时都在民间流通。

铁七皱了下眉头，也明白张一夫为什么敢大大咧咧的了。也就是说，张一夫没两下子就不敢这样露脸，没青毛狼狗也不敢这样露白。

张一夫一招手，青毛狼狗就跑过来。可是，青毛狼狗和张一夫却不是很亲近。这让猎户世家出身的铁七感觉不正常。在铁七看来，张一夫和青毛狼狗之间的主仆关系太严重了，就像将军和士兵。

张一夫手指铁七说：“这是我在长白山里的第一个朋友，认住了他叫老七。来！青上卫，你应该记住老七的气味。”

青上卫就在张一夫的不被人察觉的小动作的指导下去嗅了铁七的气味。铁七知道这种狼狗是不能贸然伸手摸的，就吹了声好听的口哨，青上卫明显被吸引了，侧着脸，

转动耳朵仔细听。

张一夫说：“还有一位好朋友，是个好小伙子。”

张一夫就问石小头叫什么。石小头吸了下鼻子说：“我就是石小头，你的狼狗真好，我以前也养过一条青毛狼狗，长得和你的狼狗一样。”

石小头说着，抬手摸青上卫的头，青上卫把脸歪了歪，想避开摸下来的粘着鼻涕的手，但又忍住了，缩头缩脑地忍受着被摸了一下。

铁七说：“你的狼狗可以成为好猎狗。”

张一夫却看着石小头笑着说：“青上卫知道你帮过它，才让你摸它，不过你要记住，不要再冒险摸它了。”

石小头抬头和张一夫对上目光说：“狼狗最通人性了，青上卫不会咬我，这我以前就知道。你让它和我玩一会儿吧！再说，叫它什么不好偏叫青上卫，这是什么破名？稀破稀破的名，它应该叫老青！是不是老青？”

石小头又低头去问青上卫，青上卫的目光里全没了认识石小头的表情，嘴上的皮在起皱褶，这是发怒的先兆。石小头自然知道，就站着不动了，嘴里却嘟哝：“叫老青多好，叫什么青上卫，这是狗叫的吗？”

几个人就笑了。

金大炮站在远处突然喊：“二毛子，我买你的狗，五十块龙洋。”

张一夫挺开心地说：“不成，加上你老婆也不成。你老婆如果长得像她，再陪我睡一觉，这条狗就白送你。”

红羊一下子眉眼倒立了，叫骂：“放屁！狗一样的臭二毛子！”红羊甩手就进了羊肉馆。

吉了了却想：妈的！一会儿收了他的鹰洋就叫他滚蛋。

几个人重新进羊肉馆开喝，吉了了对二毛子张一夫明显冷淡了。

馆子里还有一个不平静的人物，就是石小头。石小头趴在桌上看着在张一夫身后趴着吃羊骨头的青上卫，石小头着迷了。吉了了和木板凳都盯了石小头好几眼了，木板凳希望石小头帮他收拾桌子，吉了了希望石小头快点去睡觉，要不过一会儿，吉小